

教育（教师进修、函授）学院当代文学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教育学院系统分会编

教育（教师进修、函授）学院当代文学教材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教育学院系统分会编

一九八四年五月

编 辑

陈国伟 汪时进 张国藩 吴文祥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第五卷
一九八四年

说 明

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是为了适应教育学院“中国当代文学”教育的需要，根据部颁教学大纲（草案）的要求，配合《当代文学十讲》的内容进行编选的。它可以作为省、地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院中文专业的“当代文学”教材，也可供电大、业大、刊授学员和中学语文教师、文学爱好者学习、使用。

二、这套《作品选》选入当代重要作家的优秀作品共74篇。这些作品上起建国之初，下迄八三年底，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三十多年来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基本面貌；对新时期崛起的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注意了适当增加其作品比例。这些作品按文体分类编排，以发表先后为序，分上、下两册印行；每篇作品后面附有简要的“学习提示”，概括评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提示学习的中心和要点。限于篇幅，入选的中、长篇小说及多幕剧、电影文学剧本一律存目，只作提示；报告文学或原文全录、或存目、或节选。

三、这套《作品选》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系统分会组织编写，由陈国伟、汪时进、张国藩、吴文祥同志担任编辑，东北的张敬轩，西北的钱觉民、李东晨、华北的刘安祥、张家振，华东的周成平，中南的施修蓉等同志分别参加了各部分的编选、审定工作，全国有23个省、市、自治区49所教育学院、进修学院的66位同志分别为各篇撰写了“学

习提示”。

四、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热情关怀和鼓励，得到了河北教育学院、北京教育学院、天津教育学院、河北邢台地区教育学院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五、由于时间匆促，水平有限，编选工作难免有疏陋，不当之处，我们热切地希望使用本教材的单位和广大学员、读者、对选目、体例、编序及提示等方面，提出批评、建议，以便进行修订，使之渐臻完善。

编者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戴河

目 录

短篇小说

山地回忆	孙 犁 (1)
登记	赵树理 (10)
罗文应的故事 (存目)	张天翼 (41)
黎明的河边 (存目)	峻 青 (42)
党费	王愿坚 (44)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王 蒙 (56)
百合花	茹志鹃 (98)
延安人	

——记老黑和他的老婆·····杜鹏程 (109)

新结识的伙伴	王汶石 (130)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46)
李双双小传	李 准 (164)
李顺大造屋	高晓声 (199)
乔厂长上任记	蒋子龙 (223)
西线轶事 (存目)	徐怀中 (273)
春之声	王 蒙 (274)
乡场上	何士光 (287)
峨眉	刘绍棠 (299)
内当家	王润滋 (315)

围墙.....	陆文夫(335)
琥珀色的篝火.....	乌热尔图(357)

中篇小说(存目)

铁木前传.....	孙犁(375)
在和平的日子里.....	杜鹏程(375)
人到中年.....	谌容(376)
蒲柳人家.....	刘绍棠(377)
人生.....	路遥(378)
高山下的花环.....	李存葆(379)
迷人的海.....	邓刚(379)

长篇小说(存目)

保卫延安.....	杜鹏程(381)
三里湾.....	赵树理(381)
红日.....	吴强(382)
红旗谱.....	梁斌(383)
青春之歌.....	杨沫(384)
山乡巨变.....	周立波(385)
创业史(一).....	柳青(386)
红岩.....	罗广斌 杨益言(387)
李自成(二).....	姚雪垠(388)
东方.....	魏巍(389)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周克琴(389)
芙蓉镇.....	古华(390)
花园街五号.....	李国文(391)

山地回忆

孙犁

从阜平乡下来了一位农民代表，参观天津的工业展览会。我们是老交情，已经快有十年不见面了。我陪他去参观展览，他对于中纺的纺织，对于那些改良的新农具特别感到兴趣。临走的时候，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他，我想买几尺布。

为什么我偏偏想起买布来？因为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情事，想起在阜平穷山恶水之间度过的三年战斗的岁月，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但是在阜平，这样一身衣服，织染既是不容易，穿上也就觉得鲜亮好看了。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有些泥土就冲到冀中平原上来了——冀中是我的家乡。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象炕台那样大，或是象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小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就是因为袜子，我和这家人认识了，并且成了老交情。那是个冬天，该是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我每天到河边去洗脸，河里结了冰，我登在冰冻的石头上，把冰砸破，浸湿毛巾，等我擦完脸，毛巾也就冻挺了。有一天早晨，刮着冻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又登在那块石头上去，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这样冷天，我来砸冰洗脸，反倒妨碍了人。心里一时挂火，就也大声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

“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人？”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象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象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

“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才说：

“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

我笑着说：

“你看你这人，我在上水洗，你说下水脏，这么一条大河。哪里就能把我脸上的泥土冲到你的菜上去？现在叫你到上水来，我到下水去，你还说不行，那怎么办哩？”

“怎么办，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的，也笑不的。只好说：

“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们是装卫生！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着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泡，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

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八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吗？”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

“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 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么，什么卫生！从九月里就反‘扫荡’，可是我们八路军，是非到十月底不发袜子的。这时候，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上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我洗过脸，回到队上吃饭，就到女孩子家去。她正在烧火，见了我就说：

“你这人倒实在，叫你来你就来了。”

我既然摸准了她的脾气，只是笑了笑，就走进屋里。屋里蒸气腾腾，等了一会，我才看见炕上有一个大娘和一个四十多岁的大伯，围着一盆火坐着。在大娘背后还有一位雪白头发的老大娘。一家人全笑着让我炕上坐。女孩子说：

“明儿别到河里洗脸去了，到我们这里洗吧，多添一瓢水就够了！”

大伯说：

“我们妞儿刚才还笑话你哩！”

白发老大娘瘪着嘴笑着说：

“她不会说话，同志，不要和她一样呀！”

“她很会说话！”我说，“要紧的是她心眼儿好，她看见我光着脚，就心疼我们八路军！”

大娘从炕角里扯出一块白粗布，说：

“这是我们妞儿纺了半年线赚的，给我做了一条棉裤，下剩的说给她爹做双袜子，现在先给你做了穿上吧。”

我连忙说：

“叫大伯穿吧！要不，我就给钱！”

“你又装假了，”女孩子烧着火抬起头来，“你有钱吗”

大娘说：

“我们这家人，说了就不能改移。过后再叫她纺，给她爹赚袜子穿。早先，我们这里也不会纺线，是今年春天，家里住了一个女同志，教会了她。还说再过来了，还教她织布哩！你家里的人，会纺线吗？”

“会纺！”我说：“我们那里是穿洋布哩，是机器织的。大娘，等我们打败日本……”

“占了北平。我们就有洋布穿，就一切齐备！”女孩子

接下去，笑了。

可巧。这几天情况没有变动，我们也不转移。每天早晨，我就到女孩子家里去洗脸。第二天去，袜子已经剪裁好，第三天去她已经纳底子了，用的是细细的麻线。她说：

“你们那里是用麻用线？”

“用线。”我摸了摸袜底，“在我们那里，鞋底也没有这么厚！”

“这样坚实。”女孩子说，“保你穿三年，能打败日本不？”

“能够。”我说。

第五天，我穿上了新袜子。

和这一家人熟了，就又成了我新的家。这一家人身体都健壮，又好说笑。女孩子的母亲，看起来比女孩子的父亲还要健壮。女孩子的姥姥九十岁了。还那么结实，耳朵也不聋，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不插言，只是微微笑着，她说：她很喜欢听人们说闲话。

女孩子的父亲是个生产的好手，现在地里没活了，他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姐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

了”！

又说：

“你们跑了快半月，赚了多少钱？”

“你看，她来查帐了，”大伯说，“真是，我们也该计算计算了！”他打开放在被垒底下的一个小包袱，“我们这叫包袱帐，赚了赔了，反正都在这里面。”

我们一同数了票子，一共赚了五千多块钱，女孩子说：

“够了。”

“够干什么了？”大伯问。

“够给我买张织布机子了！这一趟，你们在曲阳给我买架织布机子回来吧！”

无论姥姥、母亲、父亲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我们到了曲阳，把枣卖了，就去买了一架机子。大伯不怕多花钱，一定要买一架好的，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的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这象要了几亩地，买回一头牛，这象制好了结婚前的陪送。

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开国典礼那天，我同大伯一同到百货公司去买布，送他和大娘一人一身蓝士林布，另外。送给女孩子一身红色的。大伯没见过这样鲜艳的红布，对我说：

“多买上几尺，再买点黄色的！”

“干什么用？”我问。

“这里家家门口挂着新旗，咱那山沟里准还没有哩！你给了我一张国旗的样子，一块带回去，叫妞儿给做一个，开会过年的时候，挂起来！”

他说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象小时那样，就是喜欢新鲜东西，说什么也要学会。

1949年12月

（选自《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

【学习提示】《山地回忆》描写了抗战时期发生在河北阜平山区一个动人的故事。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山区人民的日子十分艰难，但是当山区少女小妞眼见八路军的一个战士（即作品中的“我”）十冬腊月天没有穿袜子时，就主动用家里仅有的一块布做了……双坚实耐穿的袜子送给他。这个战士穿着这双袜子“走遍了山南塞北”，“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直穿到日本强盗投降。这是一件平凡的生活小事，却凝聚着军民之间亲密无间的深情厚谊。

小妞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她淳朴、勤劳、爽朗、开通。在“洗脸洗菜”的纠纷中，似乎表现得格外“尖刻”，然而，在心里却充满了火一般的热情。她把对人民军队深挚的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仇恨以及对胜利的渴望都凝结在一双袜子上。小妞是千万个有着纯净美好心灵的“山地女孩”

子的化身”。

作品从阜平乡下一位农民代表到天津参观，而“我”想买几尺布送他开头，回忆自己在阜平的一段生活经历，引出了一双袜子的故事。最后以大伯买布、做国旗结尾，与开头相呼应。全篇用袜子这一象征性的物件为中心线索，进行铺陈描述，脉络清晰、结构缜密，显示出作者构思的精巧和新颖。

作品语言精炼、清新、自然。在叙事写人、写景状物中充满了浓郁的感情色彩。结尾写大伯买布做国旗，语句简朴平易而含义深远，充分体现了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民对新中国的无限深情与热爱。

（辽宁丹东教育学院 张敬轩）

登 记

赵树理

一 罗 汉 钱

诸位朋友们：今天让我来说个新故事。这个故事题目叫《登记》，要从一个罗汉钱说起。

这个故事要是出在三十年前，“罗汉钱”这东西就不用解释；可惜我要说的故事是个新故事，听书的朋友们又有一大半是年轻人，因此在没有说故事以前，就得先把“罗汉钱”这东西交代一下：

据说罗汉钱是清朝康熙年间铸的一种特别钱，个子也和普通的康熙钱一样大小，只是“康熙”的“熙”字左边少一直画；铜的颜色特别黄，看起来有点象黄金。相传铸那一种钱的时候，把一个金罗汉像化在铜里边。因此一个钱有三成金。这种传说可靠不可靠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不过这种钱确实有点可爱——农村里的青年小伙子们，爱漂亮的，常好在口里衔一个罗汉钱，和城市人们爱包镶金牙的习惯一样，直到现在还有些偏僻的地方仍然保留着这种习惯；有的用五个钱叫银匠给打一只戒指。戴到手上活象金的。不过要在好多钱里挑一个罗汉钱可很不容易：兴制钱的时候，聪明的孩子们，常好在大人拿回来的钱里边挑，一年半载也不见得能碰见一个。制钱虽说不兴了，罗汉钱可是谁也不出手的，可惜是没有几个。说过了钱，就该说故事：